

浸满烟火的乡村岁月

文/卜庆萍

村东头有一口老井，井沿有块青石板，被一辈辈的人踩得溜光，中间凹下去，像只老碗。每天天刚亮，井边就热闹起来，挑着水桶的人们排着队，桶绳在井轱辘上绕两圈，手一松，桶扑通一声沉进水里，再往上提，水就满得晃荡，洒在青石板上，溅起细碎的水花，顺着石板缝渗进土里，长出几丛青苔。

我挑着水桶去打水时，常遇到李婶。她总是天不亮就来，说早上的井水最甜，用来煮小米粥最香。她的水桶是铁皮的，用了十几年，桶边摩擦得锃亮。“你看这水，清得能照见人。”她一边往桶里舀水，一边指着水面给我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真能映出人的影子，连脸上的皱纹都看得清清楚楚。

井边有棵老榆树，树干粗壮，枝丫伸得老远，夏天的时候，茂密的枝叶能把整个井台都盖住。村里的老人

坐在树下的石头上聊天，手里摇着蒲扇，嘴里叨着烟袋锅子。

我家的磨坊在院子西边，是爷爷在世时盖的。磨坊里有一个石磨，磨盘是青石头做的，上面刻着细密的纹路，像田埂上的沟壑。每次磨面，我都要先把麦子淘干净、晒干，再倒进磨眼里。推磨的时候，石磨“吱呀吱呀”地响，像在唱一首老调子。磨出来的面粉雪白雪白的，飘在空气里，带着股麦香。

我家的针线筐箩，放在炕头的柜子上。筐箩是柳条编的，边缘有些磨损，却很结实。里面装着各色的线团、针、顶针，还有些碎布块。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坐在炕头缝缝补补，把旧衣服上的破洞补好，把磨破的袖口接长。有时候，村里的妇女们会来我家串门，围坐在炕边，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聊天儿。

王婶的针线活最好，她能在布上绣出各种各样的

花，有牡丹、月季，还有梅花。她教我绣荷花，说：“绣荷花要先描好样子，再用绿色的线绣荷叶，用粉色的线绣花瓣，针脚要密，这样绣出来的花才好看。”

村西的小河，是孩子们的乐园。夏天的时候，孩子们会在河里游泳、摸鱼、捉虾。河水不深，清澈见底，能看见水里的小鱼游来游去。我常坐在河边的柳树下，看着孩子们玩耍。他们的笑声像银铃一样，在河面上回荡。有时候，孩子们会把摸来的鱼送给我，说：“这鱼给你，你回家煮鱼汤喝。”我接过鱼，心里暖暖的。

秋天的时候，河边的芦苇花开了，白白的，像雪一样。风一吹，芦苇花就随风飘荡，落在河面上，像一只只小船。我会折些芦苇秆，编成篮子，用来装东西。有时候，村里的老人会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看着芦苇花发呆，嘴里念叨着过去的事。

村里的戏台子，在村中

间的空地上。戏台子是用木头搭的，上面铺着木板，两边有柱子，柱子上刻着对联。每年过年的时候，村里都会请戏班子来唱戏，唱的都是些老戏，有《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西游记》等。戏台子周围挤满了人，有老人、小孩，还有年轻人。大家搬着小板凳，坐在戏台前，看得津津有味。

村里的集市，每个月逢五逢十就会有。集市上很热闹，有卖菜的、卖肉的、卖衣服的、卖小吃的。我常去集市上买些生活用品，有时候也会买些水果给孩子们吃。集市上的人很多，摩肩接踵，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

那些日子，就像老井里的水，平淡却甘甜；像石磨磨出的面粉，朴实却实在；像针线筐箩里的线团，缠绕着温暖；像小河里的流水，流淌着欢乐；像戏台上的故事，充满了回忆；像集市上的热闹，满是烟火气。

牧野风情（组诗）

文/王志勇

风中草原

风中草原，会哭泣
有时会延续几十里路
辽远，就像一个大音箱
风一次次触碰
轻抚过，摇动过，甚至暴击过
每一株草的经历
都是一幅画
牧归，是最美的时刻
吃饱喝足的牛羊
就像放学回家的孩子
欢叫着，跳跃着
炊烟升起，奶茶溢出香气
沾了酒的长调飘向夜空
星星也醉得摇晃了起来

清泪

那从身体里流出的水
那从眼眶里奔涌出的清泪
悬在半空
雷鸣不曾撼动
闪电从身边划过
它环视着，沉思着
这个清冷的空间
幻觉如雾般迷蒙
冷风吹过
心，紧紧地揪了一下
泪珠滴落，随着“啪”的一声
刚刚还是偌大繁华的世界
此时竟无一人

岁时冰嬉记趣

文/李琳

有人说，什刹海结了冰，北京就有了冬天。我深以为然。

什刹海四季皆美，《帝京景物略》就曾以“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来赞美什刹海的神韵。可要我说，最令人亲近的，当属冬天的什刹海。它没有春日垂柳拂波的温婉、夏日荷香逼人的热烈，亦不见秋日湖光沉碧的静谧。在寒冬的锤炼中，流动的碧水慢慢凝成一大块巨大的白玉，为人们带来时节限定的快乐。每到什刹海结冰的时候，原本只是路过的我，被晶莹的冰面和嬉戏的人群吸引，忍不住驻足流连。他们或飞驰，或旋转，或借助各种滑行工具，无一不闲适惬意，又那样热气腾腾。这便是流传了数百年的冰嬉习俗。

冰嬉，早在《宋史·礼志》中便记载了皇帝曾“幸后苑观花，作冰嬉”。望着冰面上流动的身影，我不禁遥想起清代《冰嬉图》中的盛况：太液池上旌旗猎猎，旗手和射手脚踏乌拉滑子（冰鞋），如离弦之矢般在冰面飞驰。他们蜿蜒如游龙，或弯弓搭箭射球，或叠起罗汉，挑战各种杂技动作。

这项被乾隆皇帝推崇为国俗的贵族运动，早已如王谢堂前燕般，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即使没有专业装备，一到冬天，人们也要凌寒而动，走出家门，用激烈的肢体语言拥抱冬天。民俗学家金受申先生，曾这样描述20世纪30年代的老北京滑冰风俗：“民间的溜冰，也没有冰鞋，更没有冰场，只在鞋上绑一木板，板上安两根大铁条，平民的冰鞋，便已完成，甚至穿着老头乐的毛窝，也可以冰上一逞雄姿的。”

时代变了，冰嬉装备也逐渐升级成各种轻便的冰鞋、冰车，但那份简单的快乐却从未改变。什刹海的冰场上，就是这样一幅岁时冰嬉的长卷。一位年轻的爸爸骑着冰上自行车拉着孩子疾行，趁其不备，来一个急转弯，带孩子体验了一把冰上漂移。不远处，一个幼童被裹得十分严实，安坐于“小海豚”之上，妈妈脚踏冰刀在身后助推。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一位身穿红衣的大爷，头发花白，身姿却挺拔如初。他脚踩一双黑色亮面冰鞋，原地旋转、跳跃，优雅的身姿，似能



窥得往昔的风采。

冰面上，既有新手蹒跚学步，也有高手穿梭其间。有人双手背在身后，身形微弓，冰刀划过冰面，留下干脆利落的唰唰声。偶尔停下来，多半是指点一下新手，或顺手拉起摔了屁墩儿的游客。临走时，还不忘鼓励一下大家：滑冰哪有不摔的？学会了怎么摔，就学

会了怎么滑！真可谓“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最有趣的，莫过于陌生游客临时组成的冰车长龙。领头的小伙子卖力蹬车，原本只为拖着自己的朋友。可不知怎的，队伍越来越长，连缀起一连串五颜六色的小冰车。队伍中，有人奋力挥动冰钎，为庞大的队伍助力，也有人浑水摸

鱼，享受搭便车的快乐。但彼此之间没有埋怨，反而是笑着、闹着，仿若回到了童年。我有时候也按捺不住跃跃欲试的心情，租一辆小冰车混入其中。胳膊挥得酸痛，竟然毫无察觉。那一刻，年龄被抛诸脑后，只剩下纯粹的欢笑与默契的协作。

等长龙散去，坐在冰车上的我，随着滑行的余力缓缓停歇。抬头是湛蓝的晴空，透亮高远，晴空下是繁华的什刹海商业街区。裹着厚厚冬衣的游客，从胡同里钻出来，脸蛋被冻得红扑扑的。相较于我们手拿钎子，他们的手中举着糖葫芦，捧着奶茶，站在围栏边静观细看，不时被逗得捧腹大笑。

这一刻，冰面上的人看着岸上的繁华，岸上的人看着冰上的嬉戏，场内场外，浑然一体。我突然理解了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为何评价什刹海是“京城最富有人民性的市井宝地”，是“民间的乐园”。

日色渐西，暮色轻吻冰面，晕出醉人的酡红。在冰痕消失之前，我便早已带着白日的欢声入梦。